



貞觀政要卷第九

戈直集論

議征伐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征伐第三十五

凡十章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以其

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

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遣酋帥執矢思力。

酋帥長帥也。執矢。虜姓思力其名。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

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

自和親。汝則背之。背音倍。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將去聲。入

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去聲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疆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按通鑑載此事甚詳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明刑之制，於要服則近者，謹懜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

而揆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讐服，而至于亂。太宗內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為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槩直可。以寒羶裘之膽，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而中國尊安，裔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懜德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宜乎。

貞觀初，嶺南諸州今廣海奏言高州今仍舊酋帥馮

盎談殿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擢嶺表。唐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為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擢嶺表。

阻兵反叛，詔將軍藺暮藺音吝，姓也。名暮。發江嶺數十州兵

討之。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

疾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
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
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
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
使人。後同。聲。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
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
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
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
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
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

賜徵絹五百匹。

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反者。以

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
貞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
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
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段。
唐氏仲友曰。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盎不為南越王
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譖言無端。幾害忠
良。非魏徵何以明之。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剪除。盎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驕倨。擊之。狀未可必也。况盎乎。全知命之臣。止無
名之師。江准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
開。瘴癘之鬼。可以十萬算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
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縮皇帝翼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縣。碩欲反。
耶。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盎談殿之

事頗同。蓋周勃異於馮盎談。殿之事勢而薄太
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
哉矣。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

林邑。南蠻國名。漢南象郡之地。在交州南

千餘里。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

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

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

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

符堅。畧陽人。晉時符健。長安。是

為前秦。健死。子立。符堅弒生自立。代晉大敗。後為姚萇所殺。

隋主亦必欲取高麗。

平聲。頻年勞役。人不勝怨。

勝。平聲。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

頡利。往歲數來。

數音朔。

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

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

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尅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

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

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侮多矣。雖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侮多矣。雖

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愚按。是年方擒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贖武也。然自古窮兵極

武。未有不亡。又取譬於符堅之伐晉。隋主之取遼。與夫頡利之侵疆。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

所鑒矣。夫是三為鑒。宜太宗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而知者也。以此為鑒。宜太宗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

年興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後之人主式監在茲

貞觀五年康國建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未韃亦曰颯秣

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

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

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

不為况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

不得不救難去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

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為然以兵克者則以為已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事者與然其德可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

少貶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它夷不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

愚按關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重輕得之適足以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

勞民而不為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損其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

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

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為開基之明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幽州人以雄才稱少

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伐高昌及師次柳谷

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尅日

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聲

薛萬均。燉煌人。萬徹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姜

行本。名確。以字行。以幹力稱。為宣威將軍。太宗皆以

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

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

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

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計七千餘口。遂降。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諺萬人。恃

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恃

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關西陞也。高昌去唐七千

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風將。智勇

足。以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此一萬九百餘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陁

倔彊。部。渠勿切。延陀。鐵勒諸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

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克醜。百年無患。

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

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

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

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

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

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

里。為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以新興公

主

六

世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
 而皆以公。夷為子婿。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群臣而
 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
 甚邪。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
 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
 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
 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愚按。上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叛
 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媾也。漢高帝時。冒頓
 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
 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
 和親之策。漢高帝啓之。於漢。唐高祖啓之。於唐。
 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毋
 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
 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邪。惟當勉其所
 君曰。兵戰則勞。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
 四夷也。君能行帝王親之道。以修其德。教明其政。
 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
 而然者矣。嗚呼。君行之。而不賓。率服。自有不期。然
 惜為非。我。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弒其主。而奪其

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

動兵。眾且令契丹。靺鞨。攪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

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靺鞨。音末。鞨。音昌。房玄齡對曰。臣觀

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

士勇銳。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

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

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

文自
隱忍
曰善也
上
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情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
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
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聲及北狄侵邊西
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群臣莫不苦諫唯陛
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韋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
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
事須尅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
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曰按通鑑李勣又

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
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
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
上疏以為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
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
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
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
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
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
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
太宗若不從遂良之言雖

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睹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
知禍咎者不戒而自戢湯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
國破身死而宗族屠蓋太宗自謂曾莫之懲而反
疾趨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
國富民衆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餘力用諸
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

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

唐氏仲友曰。王魏既歿。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奈天下計何。魏徵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為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指魏徵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興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之思諫臣。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為遼主雪怨。為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場之所為。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邪。豈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場為鑒戒。誠保國之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尼其行。亦足少傲矣。惜乎太宗意定。志決。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為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揚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為唐之藩臣其君為莫離支所弒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為帥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為將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無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剋盖牟城盖音盍今為盖州隸鎮東逢賊兵

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

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眾輕我一戰可摧昔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揜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

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

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

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音救賜以御膳按

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

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天下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剽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蓋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而弇不得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

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夫兵甲者。

夫音扶。

國家凶器也。土

地雖廣。好戰則人凋。

好。去聲。

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

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

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

勾踐軼蛙。卒成霸業。

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脩德治兵。謀雪吳耻。見蛙下車。

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彼亦有氣者。

徐偃棄武。終以喪邦。

徐偃。夷國子爵。偃稱偃王。周

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

何也。越習其威。徐

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論語。故知

弧矢之威。以利天下。

易大傳曰。弧矢。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戰戈。橐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

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姜舍。治兵。大閱。之儀。至於斬牲。徇陳。凜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

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保。

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是時房玄齡

寢疾增劇頽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

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

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鳥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

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

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

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

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鷓張鷓惡鳥也尋就

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

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

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

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

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

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攻

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掩嶺陵

之枯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

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

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

將帥之將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

去聲後同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

末遠夷單使去聲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

七札札甲也養由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皆列顏高之弓六鈞

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筆邁鍾張見師傳詞

窮賈馬漢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徵音輕

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

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

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聲禁障塞於江湖

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梁之惠荷去聲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

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血登堂臨魏徵之柩臨去聲

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正月魏徵卒太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

宗臨哭之慟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負填道

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

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

易文言傳釋 乾卦之辭

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

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

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

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

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

畜之。宜從闊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

下每決死囚。必令平聲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

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

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

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轎車而掩泣。

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

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

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

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

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

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弒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征遼之

議。外為新羅報讎。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

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

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獎還。具

言其狀。上於 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
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

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自然

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

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左

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殉。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之婦。人父也。爾用爾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見

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

為善策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

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

之心耳。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

帝怒。惟震懼遜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

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良再言之。不

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

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廷之日。獨哀諫於屬。續

而後罷之。以此觀太。宗晚節。大畧可攷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

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續之日也。此疏辭意懇

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

懲。縱忠言苦口。不足以尼其行耶。母乃俟其大

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

充容唐制女官號之一也。徐氏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

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

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上疏諫曰。貞觀已來。二

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

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漢

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文二尺。齊

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齊桓公會諸侯

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望者。望而祭也。陛下推功損

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

姓而起。所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黃

禪亭。亭。五帝禪云云。皆山名。禮云。升中于天。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

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

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豉切。後同。願陛下難

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

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

車倦於轉輸。轉。去聲。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

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招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此下疑闕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曾音層。翠微玉華。並宮名。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

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夫音扶。後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

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

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紂始為象

著箕子曰。彼為象箸。必將為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盡探

蹟於儒林。探平聲。蹟土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

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

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

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

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

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

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為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粲論劉氏救之。敗成風。請須向之封。班姬辭共輦之載。不多見也。太宗納

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內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夾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安邊第三十六章 凡二章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

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

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

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為豐州。隸河東。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

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

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

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

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
宜遣發河北今山東道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
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
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為
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
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
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
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

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

之後遂傾瀍洛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為山陰令時關隴為氐羌所擾統深推四

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前代覆車

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

遺患也彦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

塊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

酋慈由切後同

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

於內郡

單音蟬

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

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

令平聲後同

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

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

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音不相統屬力散勢

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

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心者太宗曰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共支一心者尔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

有能名遷工部尚書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

易以威服鼓易切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

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自由隋

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

夷不亂華前括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

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

用彥博策卒子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置順祐

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郎將之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

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浦又遣招慰之使者

相望於道使去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

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

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

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

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

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

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上聲加因隋亂減耗尤

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

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

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

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

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

已不及漢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

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土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于隋室早得

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

治所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

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

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

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

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

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

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為中郎將。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又

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

安之道。幾平聲。舊本李大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

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為一章。又按

通鑑載此事。衆議甚詳。辭多不錄。

胡氏寅曰：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

道，勿以同於己言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

徧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欲為者，

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未可知也。如

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

為忠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非聖主之盛節也。此

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

徵黨之絕昏，什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

太宗以不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

何也。以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

宗雄夸之心，彥博探其微贊之，故不以歸咎。雖

然行官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

見

豈非推心不疑。幾至危殆。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

貧。突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憂河北

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

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徙故地。假之世數。蕃孽為唐

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為立君長。從

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為立君長。從

其故俗。服則為藩國。去

不為叛臣。此長策也。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蓋

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所外也。春秋之世。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揚拒泉臯。伊雒

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子帶之後。揚拒泉臯。伊雒

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鑑矣。唐興。太宗以武

定天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鑑矣。唐興。太宗以武

尤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力。

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力。

而竟莫之乎。獨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蕃首列在禁

議。胡為乎。獨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蕃首列在禁

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伊雒。何以異哉。彼為成周之衰時。此為有唐之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從之乎。他日祿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詔謀有以啓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

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

數有商胡。數音朔。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

去。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斯亦可矣。

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

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

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

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
 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
 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聲。防遏其地。黃
 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拓后
 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
 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
 逐出之。而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
 不窮追也。秦始皇使蒙恬發兵
 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收河南地。
 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
 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
 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
 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
 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
 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聲。高昌塗路。沙磧
 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平聲。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
路。酒泉。今為肅州。路。隸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
 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
 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

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

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廼今

安言沮吾軍械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廼後秦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漢獻帝時曹操兵大破秦紹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而歸內恚將發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紹遂殺豐朕恒以此二事為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王齊湣王是也故得地之不患地之若廣德彊兵不若彊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廣地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而可為乎

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効。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害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與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為也。真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也。以興。

愚按。自夏禹西戎。即敘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門。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所以為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光武。所以為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

為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踈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為唐極盛。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里。為輿圖。舉為戎馬之郊矣。周公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况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第九

貞觀政要卷第十

戈直集論



論行幸三十七

論畋獵三十八

論灾祥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

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

今涿州路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

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已

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去聲竟有何益此皆朕

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誠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聲

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

臣曰此宮觀臺沼觀去聲並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人

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

息好去聲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詩大

雅何草不黃篇之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大東篇之辭正謂此也

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

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

世基裴蘊之徒皆隋之臣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

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令平聲不可得也司空

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

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

陳擿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

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

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處上聲豈有傾敗遂不顧百

姓行幸無期徃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皆隋之臣等諫諍

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

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

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

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

是舊征行處為去聲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

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

物不精供平聲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

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

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去聲下必有

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

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

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柰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

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為不足萬倍於

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

後庶幾無如此事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上至顯

微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

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

得猶嫌不足乎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

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

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

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

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

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室而所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度。時巡肆覲群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無非事也。其車從至為簡省，其供給至為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為幸，所不行為不幸。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也。後世楊廣朱溫，巡遊不息，始務豐侈，其飲食美麗，其行宮以供給過制。為賢能以置頓不備為罷軟，州縣承風競為勞費。於是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額而相告矣。太宗親睹煬帝之禍，猶以供奉不精，多所責罰。况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己。人君欲復虞周巡守之制，苟不先省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儀，未有不蹈隋梁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章 凡五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好去聲上疏諫曰：臣

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獮音鮮，周禮大司馬仲秋教

冬教大閱以狩，致禽以烹，烝射隼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隼也。伏

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珽碎

掌親御皮軒，田獵之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

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

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

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檠，斯蓋重慎，防微為

社稷也。為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為郎，嘗

從帝獵長揚，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

布彭城人。為吳主孫權軍師。權臣誠細微。敢忘斯義。

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

且天弧星畢。網也。所殪已多。殺死也。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

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

代。太宗深嘉其言。

愚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閱之制。

獨為詳備。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荒。見於大禹之訓。而不敢盤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

以畋獵。雖古制。有因是而勞師耀武。妨農害民者矣。况後世萬乘之動。供給之繁。徵求之夥乎。

太宗身親行陣。剋捷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必有不自遵制。而病民者。宜世南懇切之諫。有以聽動上之

聽動上之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後遷為

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雨衣

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

弗數遊獵。數音。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按

鑑。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

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兼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

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雖過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

今懷慶路隸腹裏

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

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

獵猶數音朔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

復至洛陽矣

復音

四時蒐田

蒐音搜春曰蒐夏曰獮秋曰獮冬曰狩

既

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

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

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

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

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

從即漢元

帝嘗以酎祭宗廟

酎音紂三重釀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出便門御

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

字長卿沛郡人

當乘輿免冠曰宜從

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

汙去聲

陛下

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

直乘船危

後乘平聲

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

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

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不過順太宗之意而言耳蓋嘗聞先儒之言曰

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剴切君德已信於人也其遜其忤言者之得失則二君

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諫書詆毀有似詛呪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

以張猛之諷諫為是。則是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隸陝西親格猛獸復

晨出夜還音旋後同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

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述虞箴稱夷羿

以為戒傳去聲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

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楚人漢文帝將攬轡曰聖

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名馬馳不測之

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高廟何文帝從

武好格猛獸好去聲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

鼎者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

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廐逢

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

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章注孝元帝郊泰時郊祀之壇曰時因

留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御史大夫稱竊見關東困

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從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

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洛

後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不

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

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誡。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倦倦忠篤。比虞世南奏疏尤為懇至。切到足以儆動其君之聽。塵昏之語。太宗烏得不為之感悟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

遊畋。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部人魯寧為折衝都尉。豪縱犯法。

縣莫敢屈仁軌。榜殺之。太宗召誥責仁軌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司直。擢成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時。拜射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

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新安縣名。今仍舊隸河南府。路

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纒。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璽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效一言之忠。動萬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其剛直。擢咸陽丞。則其受知於太宗有由來矣。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剛直之操。將安所施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懽心。為史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可不知所效法邪。

災祥第三十九章 凡四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眾議。比音鼻。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

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

內侵，縱有芝草、徧街衢、鳳凰巢苑，亦何異於桀紂。

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匈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為後趙。有郡吏燃連

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

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夫焚香

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

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

集諸州朝集使，盟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

詠。經旬朔始徧。上益喜，賞賜優洽。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

為人君，扶夫音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

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

人皆樂之。樂音洛發號施令，施音平人皆悅之。此是大祥

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係

又曰：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楹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於野外。

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災異書。豈

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

而不書也。而有年大有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

特筆也。太宗以聰明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

為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為大祥瑞，豈無見而

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

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

戶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

者歟。然則太宗之為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音現山東及江淮多

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

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伯宗。晉大夫。對曰。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縵。乘平。

聲。縵音漫。謂乘車之無飾文者。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

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成公五年。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

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施惠於天下。

施平聲。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

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恠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

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恠。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

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

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使去聲。

賑恤飢餒。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徐醉切。見音現。後同。彗星。妖星也。其狀如帚。

長六丈。一作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

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

齊景公名杵臼。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嬰也。晏子對曰。公

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

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

沒。作十六。三。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朔。終是

外。固不見為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卒應大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魯有星孛。齊有彗星。固不見有所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幾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

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

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

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

甘滋味可令尚食令平聲尚食掌御膳之官斷肉料進蔬食文武

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

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

易以致切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子聿切

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又安方隅寧謐音密既承喪

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

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

產屢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

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上聲暖之以

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

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

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

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

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釋虞書

之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

為去聲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

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

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聲減工役之費

務靜方內而不求關土載橐弓矢而不忘武備橐音臯

也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

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

三皇五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史記

為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歟帝其修德大

戊從之祥桑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

枯死而去龍蛇作孽建厥咎眊厥極弱時則有龍

孽之雉雉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

勿憂先修政事武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猶當

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雨水旱陰陽恒理

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太宗深納其言養當作食

愚按降水傲予帝舜所以畏天省己也六事自責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

出於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
身修行之實也。其曰陰陽恒理。豈繫聖心。
不幾於傲忽天戒乎。豈君臣相儆之道哉。

慎終第四十章 凡七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
令內安。聲令平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
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
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
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
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
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

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
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愚按昔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隳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君樂於趨事赴功。則
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皋陶
之意。以為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
也。君行臣職。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所以戒之
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熙所以治所
以為不可及也。太宗之告侍臣。謂當今太平。非
朕一人之力。皆由公等共輔。須思終始如一。斯
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魏徵之對。則曰。陛下
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猶未
益。是猶臯陶勸舜之意也。又曰。今雖太平。臣未
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臯
陶戒舜之意也。太宗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
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

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躋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

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長音初能拯危誅

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

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

姬之子，欲行廢立。見師傳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

妄繫，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鄼侯，嘗為民請曰：長安地

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韓亦濫黜，黜

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赦出之。韓亦濫黜，黜

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

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自餘功臣

何紹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信三族。自餘功臣

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黥布，姓英，名布，嘗坐

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聚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賁、君

赫詣長安告布反。高祖自將兵擊之，遂殺布，滅之。君

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

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

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

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濫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明而自知之蔽耶？

施平

令數百年後

聲

讀我國史

鴻勳茂業繁然可

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

光武

永平

明帝

故事而

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撫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

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

子聿

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

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

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

也少從戎旅

少去

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

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

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

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

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

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

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鴻勳

盛業繁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

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

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制之為禮樂布之為法度

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載戰干戈載橐弓

無競維烈撫弱耆昧功成而載戰干戈載橐弓

矢此武王之武也小邦懷其德華夏所謂武固不率

俾由是而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文武之懷遠

也不知太宗之功伐善意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

語不過虛言也玄齡於此能獎其所已至而終不

能勉其所未至惜哉若

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洛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縱於稷契。音洩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逮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臣也。魏徵之對。曲盡人君放逸之端。人臣懷祿

之弊。誠可為上下之箴。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貞觀諸名臣。久於其位者。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無聞焉。母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始保其福。祿榮名。歟。耻君不及堯舜者。何如人哉。魏徵之言。厥有旨矣。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好去聲。後同。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

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

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羊甫弱冠，去聲大拯橫流，橫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

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

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恠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若何

其無畏？」家語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書五子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

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
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
則易使。易以政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洛。後同。而
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
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筭。此其漸不克終二也。
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
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
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
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讀曰
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

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與

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

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今則不

然。輕褻小人。褻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音遠。

援後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

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自踈。間去聲。後同。不見其

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

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葵之辭。陛下貞觀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

奇異好去聲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

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

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

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

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鳥去聲或衆善舉而用之或

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

行有素履夫音扶行去聲後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

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之

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

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部部切是使守道者

日踈千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

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

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之

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

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

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

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辭定公之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

奇異好去聲後同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

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

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

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

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鳥去聲或衆善舉而用之或

一人毀而去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

行有素履夫音扶去聲後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

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之

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陸

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部部切是使守道者

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

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

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之

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

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

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

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去聲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後同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

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
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
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
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
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
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
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
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
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
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

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
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
物更新更平聲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
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
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篲
之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篲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千載休期時難再

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
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
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
袞職有補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袞則死日生年甘從

袞職有補

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袞則死日生年甘從

則死日生年甘從

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聲幾平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按史傳十三年阿史那結

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故徵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九三代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伊傅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其過，願改之，以終善道。以至

保貞觀之隆，幸髻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

葉氏適曰：太宗聞十漸之戒，令錄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錄前後諫爭語於史官，帝都不說。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不說，何也？蓋錄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錄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知太宗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聽諫，且知

愚按魏徵之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年，其間所云貞觀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未善。其善也，可以為三代之令主。其未善也，無異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未如此哉？蓋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初，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公之成王，即位之初，未及我愚然於死生之際，炯然不亂。此豈太宗之無昏逾，至於死生之際，炯然不亂。此豈太宗之無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天資之嗚呼！逮者，其可不聰明，猶不能保其終，而况天資之嗚呼！逮者，其可不聰

學學而務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誠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以致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為難也傳曰君以易為難則其守之難矣太宗知其難也將至矣太宗知其守之難所以能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其守之難所以能也

愚按魏徵之言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為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為去聲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慾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

書立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
 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
 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
 事實攷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也。太
 宗削除禍亂。身致升平。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
 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諫之君。絕無
 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
 有漸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
 諫矣。而晚年有仆碑之失。能慎刑矣。而晚年有
 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
 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
 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
 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
 書。豈非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貞觀政要卷第十



